

# 试论列举构式“X什么的”的构式化过程

## On the Constructionalization of Enumeration Construction *X shenme de*

趙 葵欣  
ZHAO Kuixin

**Abstract:** *X shenme de* is an enumerated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form<sub>new</sub>-meaning<sub>new</sub> paired. Based on the exaptation theory, the paper proposes the form<sub>new</sub>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exaptation of *shenme* which is after the enumerated items. And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meaning<sub>new</sub> comes from persistence of enabling contexts in which *shenme* means something /anything, and *de* expresses a kind of category. This case study offers a glimpse of the mechanism of constructionalization.

**Key words:** *shenme de*(什么的), enumerated constructions, constructionalization, mechanism

### 1. 现有研究及相关概念

现代汉语疑问词“什么”和“的”连用，置于列举项之后，形成“列举项+什么的”能表达列举之义，意思上相当于“等、之类”。如<sup>1)</sup>：

(1) 藏边美丽的山坡上，抓一把都是珍贵药材，藏红花、党参、冬虫夏草什么的。(CCL)

(2) 再说呢，祥子只顾死奔，就不大匀得出工夫来帮忙给擦车什么的，又是一项损失。(老舍《骆驼祥子》)

本文以“X”代表列举项，将之表现为“X什么的”，并认为这是现代汉语里一种表列举的构式(construction)，由空位部分——列举项(X)和实体部分“什么”及“的”构成，属局部图式性构式(partial schematic construction)(胡亚2018)。其表达的列举义不是X部分，也不是“什么”与“的”各自意思的简单相加，而是整个结构“X+什么+的”整合在一起，表达“等等、之类”的意思。这正符合目前被学界普遍接受的对构式的定义，即构式是一种形式和意义/功能的规约性配对(Goldberg 1995, 2006; 杨坤2015)。

近年来关于构式及构式化的研究成为汉语学界热点，既有对构式理论的探讨和反思(陆俭明2007, 2008; 彭睿2011, 2016; 文旭、杨坤2015, 2016)，也有对汉语里具体构式如“越来越…、X有加、连XP都/也VP”等的构式语义及发展演变的研究(龙国富2013; 张谊生2017; 胡亚2021)，还有对构式多义性和层级性的讨论(王黎2005; 胡亚2018)。但是关于“什么的”表列举，主要还是从疑问词的非疑问用法、助词“的”的功能等角度来探讨。比如吕叔湘(2017: 175-176)、太田辰夫(2013:348-349)都提到，这种用法是由“什么”加上表示“连类而及”、“等类”的助词“的”构成的。太田辰夫(2013:348-349)还指出这种用法历史较浅，清代后期才出现。并认为“什么+列举项+的”使用在前，而由于“什么”放在列举项前后都不影响表达，所以以后就发展出了“X什么的”这种用法。卢惠惠(2012)认为“X什么的”是由同样表列举的“什么X”衍生而来的，是为了消解“什么”的多义性以及强化完句煞尾之功用。但这一说明最大的问题是必须解释“什么”是如何由位于列举项之前而移到列举项之后的，卢文却并未说明。

从历时语料来看，“什么”置于列举项之前的“什么X”出现时间确实早于“X什么的”构式，但是这并不一定就说明两者之间有衍生关系。赵葵欣(2022)调查了80多种汉语方言使用“什么”类疑问词表达列举的情况，并没有发现无前置型“什么X”就必然无后置型“X什么的”，或与之相反的情况。这说明“什么X”与“X什么的”在发展上可能并无继承关系。因此“X什么的”的形成过程尚需探讨。

本文在赞同吕叔湘(2017: 175-176)、太田辰夫(2013:348-349)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构式化(constructionalization)理论和“扩展适应”(exaptation)理论，将“X什么的”处理为现代汉语里的一种列举构式，

具体考察“X什么的”的构式化过程，即构式形成中“形-义”的配对问题，力求解释该构式是如何获得新形式和新意义的。

关于构式及构式化，本文采用 Traugott & Trousdale (2013) 的理论系统。认为构式是形式和意义 / 功能的规约性配对，其中“形式”包括语音和形态句法，而“意义”则包括语义、语用和语篇功能 (Langacker 1987; Goldberg 1995; Croft 2001)。构式化就是“形-义”配对的发展或创造 (Traugott 2014: 5; Traugott & Trousdale 2013: 22)，即当“新形式-新意义”配对出现，就意味着新构式产生。

## 2. “X什么的”简史

表列举的“X什么的”构式出现相当晚，在日本明治时期出版的官话教材如《伊苏普喻言》(1879)、《四声联珠》(1886)、《谈论新篇》(1898)、《北京风土编》(1898)、《燕京妇语》(1906)及清末以北京话为主体的白话小说如《小额》(1908)等书里，才能看到这样的用法，如<sup>2)</sup>：

(3) 狐狸说，猴儿啊，像你这样忽略的心思，要做兽王什么的，真是个大高格儿的话呀。《伊苏普喻言》<sup>3)</sup>

(4) 那么您到了那儿打听一个风俗古迹什么的，都很难吧。《四声联珠第3章》<sup>4)</sup>

(5) 他的官事忙，也许有个平错了什么的，按说可算不要紧。《小额》

可见这是一种主要用于口语的构式，在书面文献记录里出现比较晚。以下文章首先考察近代汉语语料，梳理“X什么的”出现及存在的各种用法，并从历时语料的考察中，寻找“X什么的”演变为列举构式句法形式上的变化，继而对其构式语义的形成进行探讨。

### 2.1 真性疑问“X什么的”

在近代语料里，最早见到“什么”和“的”以“什么的”形式共现是在元代，仅3例。如下：

(6) 但係寺院的田园、地双、人口、头疋、铺面、典(库)、咨(浴)堂，不拣什么的，是谁休夺要者。休倚气力者。《元代白话碑文集录》

(7) 铺马祗应休着者，税粮休与者，水土、园林、碾磨，不拣什么的每休夺要者。每年所得香钱，不拣什么的，教他先生每收拾者。宫庙损坏了呵，着那的修理者。《元代白话碑文集录》

以上这3处“什么的”其实都是出现在同一个词“不拣”之后。“不拣”义为“不论，不管”，“不拣什么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东西、情况)”，“什么”表任指，“的”是自指标记。但是这种用法在之后的文献中缺见，而出现最多的是“V什么的”。对CCL明清语料库的调查显示，出现在“什么的”之前位置最多的是动词“做/作/干”，即“做/作/干什么的”，占87.5% (动词“管”有4例，因意思相近，故也放入此处统计)<sup>5)</sup>。“做/作/干什么的”主要表示真性的疑问，询问人的身份或从事的职业，也有一些是询问动作的目的或事物的用途。如：

(8) 这安童就随状牌进去，待把一应事情发放净了，方走到丹墀上跪下。两边左右问是做什么的，这安童方才把书双手举得高高的呈上。《金瓶梅》

(9) 他看见一匹白马，一担行李，都在他家门首喧哗，不知是甚来历，都一拥上前问道：“做什么的？”《西游记》

(10) 众人指着幼谦道：“这个便是。你们是做什么的？”《初刻拍案惊奇》

(11) 荆堂尊叫门子递与夏鼎，因问道：“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歧路灯》

(12) 你橱里头现放着许多洋钱是做什么的？《九尾龟》

例(8)可以理解为询问人物身份，也可以理解为询问动作目的；例(9)、(10)是询问身份；例(11)、(12)是询问用途。

### 2.2 反诘用法“X什么的”

在清代晚期，“做/作/干什么的”还有表示反诘的非疑问用法。如：

(13) 贾珍皱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红楼梦》

(14) 放心, 这桩事满交给愚兄咧! 世街上要朋友是管作什么的! 《儿女英雄传》

(15) 我要作伴的是干什么的? 你在头前走, 我在后头跟着。《三侠剑》

例(13)–(15)虽然仍旧是“做/干什么”, 但是并不表疑问, 而是反诘。如例(13)“够做什么的”就是“不够用来做什么事”。例(14)意思是说“世街上要朋友就是作这个用的(帮你忙的)”, 所以不用客气这件事交给我。例(15)“要作伴的是干什么的”意思是“要作伴的就是为了这个用途的(带路之类)”, 所以你在头前走。

另外, 在这种反诘用法中, “什么的”前面出现了一些非动作性动词如“有(没有)、算(不算/算不了), 心理动词如“怕”、形容词如“忙”等。如:

(16) 宝钗回头笑道: “这有什么的?” 《红楼梦》

(17) 杨香五你不用摆手, 这是我舅舅, 告诉我舅舅怕什么的? 《三侠剑》

(18) 额大奶奶说: “大叔您忙什么的。您垫的那笔钱, 明天给您送去。” 《小额》

这些例子里, “有什么的”就是“没有什么”、“怕什么的”就是“不用怕”、“忙什么的”就是“别忙, 别着急”。

例(13)–(18)里的“什么”已经不是说话人有疑而问, 需要听话人提供新信息作答的疑问部分, 因此可以认为“什么”本身作为疑问代词的功能丧失。但是它仍然居于动词、形容词之后, 是“什么”类疑问代词正常的句法位置。

### 2.3 列举义“X什么的”

“什么的”前出现了一些名词、动宾短语或更复杂一些的并列性结构, 就产生了下面这样的例子:

(19) 村外头儿都是庄稼地、坟地、树林子什么的。《北京风土编》

(20) 呈文什么的每页五行。《四声联珠·第6章》

(21) 我也知道您二位会个三角毛儿四门斗儿, 打个旋风脚, 折个纺车儿跟头什么的, 可我们东家叫铁掌李呀, 真要打上, 腿折胳膊烂。《雍正剑侠图上》

(22) 再者说嘛, 也是帮着师伯们出一出主意什么的。《雍正剑侠图上》

例(20)“什么的”前只有单个名词“呈文”; 例(19)“什么的”前出现的是几个名词“庄稼地、坟地、树林子”。例(21)则是一组动词短语“会三角毛儿四门斗儿、打旋风脚、折纺车儿跟头”。例(22)从句法结构上来说更复杂一些, 动词重叠形式“出一出主意”前还有介词结构“帮着师伯们”。在这些句子里, “什么的”表示还有类似前面那样的事物或行为, 比如例(19)是说村外都是些“庄稼地、坟地、树林子”之类, 比较荒凉; 例(22)是指类似于“帮忙出主意”之类的行为。这些句子里的“什么的”解读为表示列举义已经没有问题。

从句法层面来说, 2.3类例句中的“什么”已经无法理解为动词宾语, 整个“X什么的”的内部结构也与2.1“干/做+什么+的”、2.2“有+什么+的、怕+什么+的”完全不同, 不再是“V/adj.+什么+的”而是“X+什么的”了。从语义来看2.3类也不再表示询问或反诘, 而是产生了新的同类列举功能。因此可以说这种情况下的“X什么的”已经是列举构式了。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 在近代汉语语料里还可以看到下面这样的句子<sup>6)</sup>:

(23) 忽然鬼啊什么作起祟来了。《初学指南上卷45》

(24) 想来老爷们都饿了, 饭啊什么都叫剪决些。《初学指南下卷24》

这两个例子都是“什么”出现在名词之后, 而且都是单个名词与“啊”共现, 但“什么”后无“的”, 即“N啊什么”结构。从意思上来看这两例都是可以两解的, 既可以理解为“什么”替代了无需说明或说不出的某些东西, 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表示跟前面名词“鬼、饭”类似的某一类事物。作第一种理解时“什么”是虚指用法, 而作第二种理解时其实就类似列举用法了。但是这样的例子目前只有这两例, 且均出自同一本汉-蒙口语教材《初学指南》(1794)<sup>7)</sup>, 因此本文认为尚不足以立论, 但作为重要语料一并列出。

### 3. 构式化过程：形-义如何配对

以上考察了近代汉语语料里“什么的”的分布和使用概况。但由于这一构式历史尚浅，本次的语料考察还难以确认2.1—2.3之间的发展演变关系。不过从这三种类型的句法和语义来看，表列举义的“X什么的”这一新形式的产生，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需要功能重置。因为疑问词“什么”一般的句法位置是动词后、名词前或者句首（表任指时）。而“X什么的”要成为表列举构式，必须是“什么”位于列举项之后，这已经不是“什么”的常规句法位置。因此从形式上来说，这是探讨“X什么的”构式化的第一步，以下本文引入扩展适应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

#### 3.1 “扩展适应 (exaptation)” 与 “什么” 的功能重置

“扩展适应”本来是个生物学概念，跟“适应 (adaptation)”相对，指在演化过程中某种特征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本来一个特征最初演化出来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功能，但后来它又有了另一种其他用途，就可称之为“扩展适应”。比如鸟类羽毛的演化就是个经典的例子，羽毛最初是为了保温而演化出来的，但在后来羽毛变得开始适应于飞翔。这个“扩展适应”的概念在1990年由Lass (1990) 引入到历史语言学研究，指一种特殊类型的语言变化——没有用的语法要素废弃物 (junk)，重新演变出一种新的功能 (Lass 1990; Norde and van Velde 2016)。

疑问词“什么”居于动词后、名词前或句首是其常规的句法位置，但是当它位于各种列举项之后，如例(19)的“庄稼地、坟地、树林子”；例(22)的“帮着师伯们出一出主意”等情况时，就失去了该有的句法位置，而且也失去了疑问功能，从而成为废弃物 (junk)。因此可能发生“扩展适应”，被重新利用来表达新的意义。而“什么”正好有能被利用的语义条件和语境条件（详见3.2），因此扩展适应得以发生。“什么”扩展适应后和“的”进一步语义合成 (compositional)（详见3.2），在形式上表现为与“的”结构趋于紧密。于是“X什么的”的内部结构可以解读为“X+什么的”，新的构式形式就产生了。

#### 3.2 滞留 (persistence) 和压制 (coercion)

“X什么的”新意义的产生跟语义滞留 (persistence) 和语境压制 (coercion) 有关。“语义滞留”指原有的句法分布或语义会在新的构式中保留，并影响着其发展方向和使用环境 (Traugott & Trousdale 2013: 227)。关于语义滞留，Hopper (1991) 和 Bybee, Perkins and Pagliuca (1994) 在讨论语法化问题时都早有论述。最好的例子就是 *be going to*，它在成为表将来时间之前用于表目的，但隐含着“表达的行为动作在时间上关涉到将来”这样的语义。这一语义滞留，使得 *be going to* 逐渐获得表将来时间的用法 (Traugott & Trousdale 2013: 217-224)

构式“X什么的”中的“什么”根据吴福祥 (1996: 76)、张美兰 (2003: 154) 的研究，在唐五代就已经有了虚指用法，宋元时期虚指用法已经完善，不论是指别性虚指还是替代性虚指都已经成熟。任指用法在宋元处于发展期，到明清也已经成熟 (肖任飞、张芳 2010)。如：

(25) 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朱子语类》

(26) 众小丫头慌了，都跪下赌咒发誓，说：“自来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有人凡问什么，都答应不知道。这事如何敢多说。”《红楼梦》

(27) 如今拽转亦快，如船遭逆风，吹向别处去，若得风翻转，是这一载不问什么物色，一齐都拽转……《朱子语类》

(28) 你若肯驮他出去，见了齐天大圣，假有起死回生之意啊，莫说宝贝，凭你要什么东西都有。”《西游记》

例(25)(26)是虚指用法，其中(25)是指别性虚指，作“物事”的修饰语；例(26)是替代性虚指，是“问”的宾语，均表示某种不确定的事或物。例(27)和(28)则是任指用法，表示任何、无例外的事或物。

“什么”的这种不定（虚指）和包括所有（任指）的语义跟列举表示其它的、不确定、不完全意义是相适应的。因此“什么”能顺利进入2.3类结构中，成为其下一步的发展的基础。

而另一方面“的”有表“类”的意思。根据吕叔湘主编(1999: 163):“的”用在并列的词语后,表示“等等、之类”。太田辰夫(2013: 348-349)也认为,“助词‘的’有表示等类的用法”。在清末白话语料里也能看到这样的例子:

(29) 聒聒儿扬眉吐气的,回答说:“这夏天,我很快活。眠花宿叶,口含甘露,身穿绫罗,或歌或舞的。”<sup>8)</sup>《伊苏普喻言》

(30) 秋水笑道:“那里有这么些诗啊,画啊的。我因今儿还没见过奶奶呢,特来请安来的。”《补红楼梦》

例(29)“或歌或舞的”既可以理解为以“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方式生活,也可以理解为整天都是“唱歌跳舞”这些愉快的活动。做第一种理解时句末的“的”可以看作是自指标记(唱歌跳舞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状语标记,以“唱歌跳舞”的方式生活。做第二种理解时就有“等类”的意思了,表示诸如唱歌跳舞这类活动,就能解读出“等等”的意思。而例(30)的“诗啊,画啊的”就只能理解为诗、画这类东西,表示“等类”的意思了。因此例(29)可以说是一个“的”表等类用法的临界语境(critical context)(Diewald 2002、彭睿2011)的例子。例(30)的“的”就已经有明确的表等类义了。

由此“什么”不定和包括所有的语义与“的”表等类的意义滞留并进行语义合成,从而产生了表示“一些不确定的、类似前面X位置所列举的各种项目”的意义,这就是“同类列举”的构式义。但是,多义性的“什么”和“的”何以在此处只有“不定、所有”和表“类”的义项得以滞留而不是其它呢?这又跟构式化过程中的语境压制有关。

Traugott & Trousdale (2013: 204-206)在谈到语境对构式化的作用时指出,新构式在产生过程中如果出现错配(mismatch),那么对其的解读就会受到整个构式的压制,也就是说使其服从构式所需作出新的解释。她举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英语中)当可数名词不带冠词,就容易被理解为集合名词(mass nouns),比如“There's lizard on the road”,会被理解为“There is some kind of lizard-mass on the road”(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什么的”前出现一些名词、动宾短语或并列性成分,如“庄稼地、坟地、树林子;出一出主意;会个三角毛儿四门斗儿,打个旋风脚,折个纺车儿跟头”等时,从句法上来说,后面再出现一个疑问代词“什么”,就是一种明显的错配。于是为了解读这种错配,必须选择一个在此构式中能说通的解释,诸如表示与前文所述相类似的其它一些同类事物、表示说话人未能罗列出所有可能……等等。而“什么”与“的”都正好有与这一解释相适宜的义项,因此新的解释能成立,构式解读获得成功。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言者说出了一个不太符合语法规则的新表达,而听者会根据语境(包括具体的言语语境和语用)给它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听者以后也开始使用这种表达并不断被重复,新的构式就产生了。而如果使用频率不够,就会被淘汰。

综上所述,由于“什么的”前出现了体词性、并列性成分,句法上出现明显错配,“什么”发生扩展适应而被功能重置,并与“的”紧密结合,形成新形式“X+什么的”。另一方面,在语境压制和语义滞留的共同作用下,“什么”表不确定的、任何的语义和“的”表类别的语义在构式中被激活,并进一步语义合成,产生出表示“一些不确定的、类似前面X位置所列举的各种项目”的新意义。新形式“X+什么的”和这种同类列举的新意义相匹配,构式化完成,新构式产生。

#### 4. 小结

本文将现代汉语里表列举的“X+什么的”看作一种构式,具体考察了其构式化过程。利用扩展适应理论,能较好解释在表列举时“什么”的功能重置问题。偏离常规句法位置的“什么”由于发生扩展适应,因此与前面的X部分疏离,而与“的”趋于紧密,从而产生新的形式“X+什么的”。而从新意义的产生过程来看,可以发现它来源于“什么”和“的”词项意义的滞留,不过这种滞留又必须由构式所在语境对组成词项的某一方面意义的激活,从而使之容纳于构式义中。对个案“X+什么的”构式化过程的具体考察可以窥见构式产生机制的一斑。

## 附注

- 1) 本文利用了北京大学CCL语料库,也使用了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先生的“朱氏语料库”,一并致谢。行文中不再说明。
- 2) “什么”在近代汉语语料里写法很多,如“甚麼、甚么、什麼”等,本文为行文方便一律写作“什么”。
- 3) 本文使用的《伊苏普喻言》语料,检索时使用了大島吉郎教授的《伊苏普喻言》电子数据库,特此致谢。引用例句所用版本为出版于1879年,收入六角恒廣編(1991:215)的版本。
- 4) 《四声联珠》明治19年(1886年)出版,但该书的“序”落款时间为明治17年,即1884年。本文所用文本为收入波多野太郎編·解題(1985)的版本。
- 5) CCL古代汉语语料库中共得“什么的”303例,其中“做/作/干什么的”261例,“管什么的”4例。
- 6) 例(23)、(24)太田辰夫(2013:349)也引用过。本文所用《初学指南》版本为乾隆甲寅年(1794)绍衣堂刻本。参见畢奧南、烏蘭巴根主編(2015)。
- 7) 《初学指南》(富俊編)为清乾隆甲寅年(1794)出版的针对蒙古人学习蒙古口语的会话教材。此书将官话口语教材《一百条》翻译成蒙古语,且所有的蒙古语均以满文字母表记。关于此书的详细研究参见栗林均、斯欽巴因(2015)。另北京口语中还有“伍的”一词表列举,根据张世方(2009,2010)的研究,该词的来源与蒙古语复数语缀有关。
- 8) 例句中有两个“的”的情况下,作为说明此处用法的用例字以斜体表示。

## 参考文献

- 畢奧南、烏蘭巴根主編2015.《初學指南 新譯蒙漢千字文:蒙古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胡亚2018.“连XP都/也VP”构式的分类层级和原型效应,《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56-68页。
- 胡亚2021.“连XP都/也VP”构式的历时扩展与省略,《古汉语研究》第2期:56-67页。
- 龙国富2013.“越来越……”构式的语法化——从语法化的视角看语法构式的显现,《中国语文》第1期:25-34页。
- 卢惠惠2012.列举义构式“什么X”与“X什么的”来源考察,《语言研究集刊》第9辑:251-260页。
- 陆俭明2007.《(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陆俭明2008.《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与局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1期:142-151页。
- 吕叔湘2017.《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主編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彭睿2011.临界频率和非临界频率——频率和语法化关系的重新审视,《中国语文》第1期:3-16页。
- 彭睿2016.语法化·历时构式语法·构式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14-29页。
- 王黎2005.关于构式和词语的多功能性,《外国语》第4期:2-5页。
- 文旭、杨坤2015.构式语法研究的历时取向——历时构式语法论纲,《中国外语》第1期:26-34页。
- 文旭、杨坤2016.构式化:历时构式语法研究的新路径,《现代外语》第6期:731-741页。
- 吴福祥1996.《敦煌变文语法研究》,长沙:岳麓书社。
- 吴福祥2004.《〈朱子语类辑略〉语法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 肖任飞、张芳2010.“什么”非疑问用法的演变和发展,《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16(1):132-136页。
- 杨坤2015.认知构式语法的基本思想及最新发展,《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153-159页。
- 张美兰2003.《〈祖堂集〉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世方2009.北京话“伍的”的来源,《民族语文》第1期:45-56页。
- 张世方2010.北京话中的等类助词“伍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73-79页。
- 张谊生2001.现代汉语列举助词探微,《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35-44页。
- 张谊生2017.试论“有加”的附缀化与“X有加”的构式化,《中国语文》第3期:299-308页。

- 赵葵欣2022. 汉语方言“什么”类疑问词列举用法的类型与分布,『中国言語文化学研究』第11号: 55-68頁。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roft, William .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ewald, Gabriele. 2002. A model for relevant types of contexts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Wischer Ilse & Gabriele Diewald (eds.),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103-120.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Goldberg, A.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dberg, A. E.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o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Bre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II*: 17-35, Amsterdam: Benjamins.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ss, Roger 1990. How to do things with junk: exaptation in language evolutio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6: 79-102.
- Norde, Muriel & Freek van Velde 2016. *Exapt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Amsterdam: Benjamin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4. Exapt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Minoji Akimoto (Eds) *Linguistic studies based on corpora*: 133-156, Tokyo: Hituzi Syobo Publishing Co.
- Traugott, E. C. 2014. Toward a constructional framework for research on language.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 1(1): 3-21.
- Traugott, E. C. & Graeme Trousdale 2013.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太田辰夫2013. 『中国語歴史文法』, 京都: 朋友書店。
- 栗林均、斯欽巴因2015. 『初学指南』の研究—18世紀の口語モンゴル語—, 仙台 : 東北大学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
- 波多野太郎編・解題1985. 『中国語学資料叢刊燕語社会風俗官話翻訳古典小説・精選課本篇』, 東京: 不二出版。
- 鱒澤彰夫2013. 『「燕京婦語」翻字と解説』(開篇單刊No. 4), 東京: 好文出版。
- 六角恒廣編1991. 『中国語教本類集成・第1集1-4巻』, 東京: 不二出版。

**要旨** : “X什么的”は現代中国語における列举を表す構文である。本論は構文化 (Constructionalization) 理論を用い、この構文の形式と意味がどのようにマッチしたかという構文化過程を考察した。シンタックスから見ると、「什么」は列举項目の後に置かれたときに本来のシンタックスの位置と疑問の意味を失い、機能を再設置する必要が生じると思われ、Exaptation理論を用いてその機能再建を解釈できる。構文の意味から見ると、疑問代名詞である「什么」の不定を表す意味項目と、任意を表す意味項目、助詞「的」の類別を表す意味項目が構文に残留し、さらに一体化して構文の意味を決定する。ただしこのような意味残留は context's coercionを受けた結果である。構文化における多義の各構成成分の意味維持は、構文のコンテキストにより強制的に選択されたものだと見られる。現代中国語の列举構文である「X什么的」の構文化に関する具体的な考察から、構文化のメカニズムの一端を伺うことができる。

**キーワード** : 什么的, 列举构式, 构式化, 机制